

人类·社会·风情图录丛书

灵性高原

茶马古道寻访

浙江人民出版社

邓启耀 著



邓启耀 著

灵性高原

茶马古道寻访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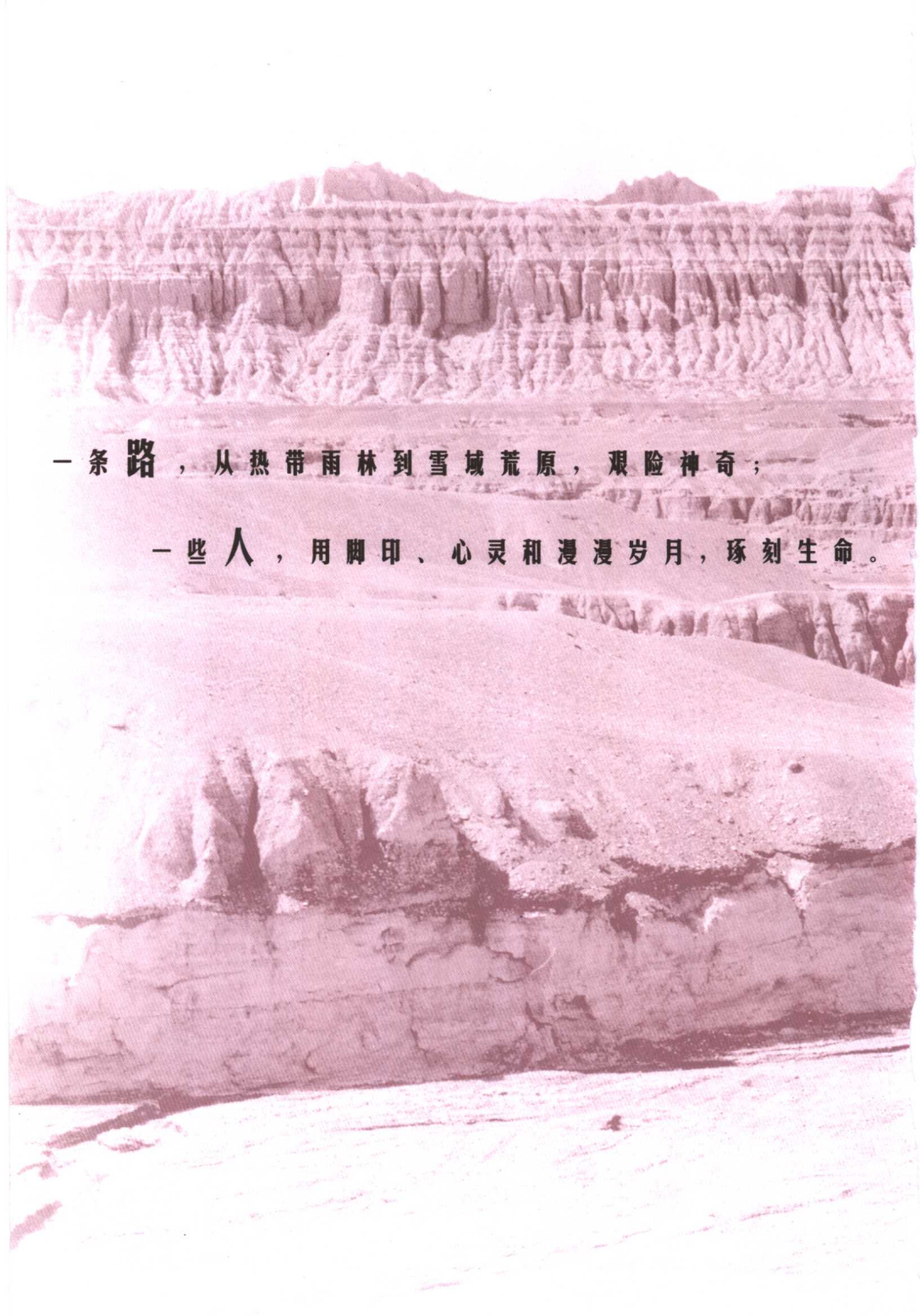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汪维玲

装帧设计: 孙 璐

责任校对: 李育智

丛 书 名	人类·社会·风情图录
书 名	灵性高原——茶马古道寻访
作 者	邓启耀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3.625 (彩色 2 黑白 1.625)
插 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60-1/K · 435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条路，从热带雨林到雪域荒原，艰险神奇；

一些人，用脚印、心灵和漫漫岁月，琢刻生命。

出版絮语

人类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然而永恒的命题。

千百年来，人们运用一切智慧从各个方面探寻自身的奥秘。从群体到个体，由生理到精神，自宏观到微观，涉及过去和未来，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思想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学、生态环境，无所不包，并已发展为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格局，形成了有关人类自身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从根本上彻底了解自己。

随着田野考察在国内渐兴，不少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的学者深入实地，对一定区域内社会人群及其生存环境、文化形态等进行阶段性或长期的深入的考察，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大量的图像资料。其中有些图像资料所反映的文化事象正逐渐消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弥足珍贵。为此，我们策划了这套“人类·社会·风情图录丛书”，以抢救文化遗产，为学者提供有益的素材；并且，以图叙事，能让一般读者更直观真切地欣赏我国悠远而灿烂的多元文化。

以小见大，以微观事象展示宏观世界；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使丛书有灵有魂，有形象有思索，是我们希冀的效果。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3月

目 录

一、连接雨林和雪域的古道 1

1. 这个星球的两“极” 1
2. 传说中的古道 3
3. 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灵 8

二、灵魂的桃花源 20

1. 精灵幻化的山崖 20
2. 漫游在人神驿站 28
3. 走近“香格里拉” 36

三、打响唢呐，在“生命禁区” 45

1. 挂在悬崖上的马帮路 45
2. 穿越“死亡之线” 56
3. 夜宿冻荒漠地带 70

四、永久的行者 79

1. 荒原独行人 79
2. 零起步：与格萨尔同行 90
3. 魂塑大荒 96

后记 112



一、连接雨林和雪域的古道

1. 这个星球的两“极”

西双版纳和喜马拉雅，似乎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两“极”。

西双版纳是北回归线上最后的绿洲。当北回归线所经之地几乎都被沙漠覆盖的时候，这里却绿得发腻，似乎插双筷子也会长出叶子。在这块土地上，长出任何东西都是不奇怪的。你想象得到的东西，她长得出；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她也长得出。她是物性的或确切地说是造物的。她属阴，是一个生育力旺盛

的女人，她也仿佛只造就女人，几乎所有的绘画或摄影都只记住穿着紧身短衣长裙、腰肢细柔的女人。

喜马拉雅是世界的屋脊，因其高极，与南极北极并列而为世界“第三极”。这是一个让人仰视的地方。仰视雪山，仰视神灵。天太蓝太透明了，任何一个俗人都可以穿透天空凝视宇宙。于是这里成为冥想者的净界。我觉得喜马拉雅是精神的，而且由于离天太近而趋向神秘的灵性。他属阳，在喜马拉雅你永远忘不了坚挺的山峰和苍凉的荒原，忘



西双版纳的傣族，是生活在绿荫中的民族。

不了腰间横掖着一把刀的康巴汉子。

我原以为这一天一地的两极应是遥不可及的，可是有一天，它们都同时进入了我的视野。那次我从昆明向滇西方向飞行，天气晴朗，能见度极好。从飞机舷窗看下去，我们终年奔波的地方历历可指。那些隐隐约约刻在山脊上细如游丝的道路，有些我走过，没想到能在飞机上看到它们。沿着山脉和河流的走势往西北方望去，在连绵不断的绿色或红色的山岭尽头，兀地高起一堵铁青的山脉，黑沉沉从北到南排

成几列，气势森严。这便是横断山脉，我没想到它会这样地陡然抬升。它后面是带着闪电的云，时明时暗地反射着天际的雪峰。我不敢想那是否会喜马拉雅，因为那不该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但我感觉得到，在闪电后面，有着一一种伟大的存在。它在隆隆升起，与天碰撞时发出那些闪电。

正在这时飞机转向南飞，西斜的阳光把下边的山岭染上一层安详的金黄，河流和水田闪闪发光。飞机下降时我看见浓密的森林，还有



喜马拉雅不是山，是一块向天穹抬升的大陆，是向无极处延伸的天梯。

许多顺河向北方延伸的土路。河里有竹筏，路上有马帮，比起飞机来，它们移动得很慢，但我突然明白，西双版纳和喜马拉雅并不遥远。沿着山脉顺着水流，传说中的古道，大致就是这样把雨林和雪域连起来的。

2. 传说中的古道

马大哥们并不文绉绉地说什么“古道”，尽管他们随便一扳指头，就会数出几辈赶马的祖先。他们认为赶马这事就像盘古开天一样用不着论述，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来来去去的。当然，除了适应能力较强



沿着山顺着水，人走出的路，把雨林和雪域连了起来。

的藏族帮、回族帮和纳西族帮，能由南到北“走通梢”的马帮并不太多。一般马帮都有自己的路线，或南下“走夷方”，或北上当“藏客”，靠互相接力转运货物。在各个路段或地盘上，都有一些马锅头风云一时的传奇故事，像大理“喜洲商帮”靠一头毛驴发家的亿万富翁严子珍、滇西闻名的女锅头阿十妹、调子客锅头苗二、马锅头双父家庭出身的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以及从职业

马锅头变成职业革命家的李烈三等。民间传说感兴趣的是路上的人物，至于此路该叫“茶马古道”还是什么道，就留给学者去折腾了。

后来翻书，始知人们视为畏途的高原古道，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在走了。秦汉时，先有“五尺道”（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南夷道”（宜宾至牂牁江等）、“灵关道”（由蜀经雅安、盐源，渡金沙江经大姚、大理，渡澜沧江进保山，再渡怒江经



景颇族祭司“董萨”头戴羽冠，手持长刀，率领族人祭祀“目脑柱”，柱上画着祖先迁徙的路线，曲折山路的尽头是雪山。虽然他们已在亚热带山林中安居下来，仍然念念不忘雪封的高原。

腾冲到缅甸和印度)等。唐宋时，南诏大理国在横断山一带称雄，北与来自喜马拉雅的吐蕃联合，南辖至西双版纳。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之便，除原有各条通道，还开辟了以国都羊苴咩为枢纽的几条通道，其中，南经开南、银生、镇南(今西双版纳景洪一带)至东南亚，北经剑川、铁桥(德钦)、西藏，西双

版纳和喜马拉雅由此南北贯通。

这些南北走向的道路，大致是从云南扇形的山脉水系间，集束到横断山主脉密集并列的大峡谷群中。云游的马帮沿着这些古老的道路缓缓向高原移动，就像来自印度洋的云，被季风吹进横断山峡谷，再沿着峡谷飘向喜马拉雅高原。这些饱含着水分的云，带着热带雨林或海



传说景颇始祖来自太阳之国，他与龙女结合繁衍了景颇族。太阳和水，或许正是这两“极”连通的象征。

洋蒸发的能量，经过雪山的净化之后，化为泉流和江河，重新回归土地和海洋。

我觉得文化的流向也像这云和水，马帮将茶叶、红糖、丝绸等运到西藏，带来宝石、骏马和经典。生意在走动中做活了，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风俗、神话、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在走动中得到交流。在接近北回归线的景颇山，每年正月十五，全体景颇人，要在祭司“董萨”的带领下，列队环舞，按照“目脑柱”上的图案，象征性

地溯回祖地喜马拉雅。有一次我目睹了上千景颇人的舞队，他(她)们并没有太大的舞蹈动作，严格说只是在鼓乐节奏中的一种庄严的走动，仿佛在重现遥远时代的那次民族大迁徙。所谓“文化带”就在这种走动中形成。它或许如同季风，应是可以找到某种运动规律的吧。

我决定花一些时间感觉一下这个“文化带”。我分几次走，路线大致是沿着那条著名的“茶马古道”回溯。即，从北回归线上最后的绿洲、茶的原生地沿澜沧江流域北上，西

经勐海、澜沧、西盟或东经普洱过巍山、大理、鹤庆、丽江，两度跨过金沙江，经中甸、德钦进藏，穿越横断山峡谷并再度跨过澜沧江和怒江，经盐井、芒康到邦达。

邦达大草原是各路马帮的汇合点，人马在此休整后，再分为若干条道。一条向西南，经然乌、察隅，进入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此连起滇缅印道和海上丝绸之路；一条由邦达经昌都西行到拉萨，再分为两路，一路穿越喜马拉雅山，经江孜、亚东等进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诸国，另一路则从念

青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中，沿着雅鲁藏布江回溯，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等地到印度和尼泊尔。我选择的是后一条路，略有差别的是，在离萨嘎不远处，我不再沿雅鲁藏布江河谷行走，而是北上羌塘草原和阿里无人区，经措勤、改则、革吉、噶尔、札达而至普兰。事后证明这样走是对的，它让我体验和经历了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当我从杳无人迹的荒原走到神山圣湖并在那已和大漠融为一体古文明遗址上静立时，我目击了永恒。



作者在考察路上



考察就在这种不经意间进行了。我甚至不知道它开始于何时，因为在路上，你无法面对书本而只能面对事实——活生生的、不在你预设中的事实。以往的经历和最新的感受都在一刹那间交融叠合了。传统变得具体，历史不再抽象，连神话都仿佛有了物化的证据。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小学附近的街就有一个很大的马店，家旁边的道上，也常有马帮走动。忙忙碌碌的赶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永远是小孩子心中的一个谜。遇到在路边歇晌的，就要蹭过去，缠他

们讲些半是唬人半是真的故事。我想象他们一出城，便会从驮子里拎出长枪，威风凛凛地走进大山。我曾想过跟他们出走，后来没敢去，因为我不知道晚上应该睡在什么地方。

3. 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灵

一股透着花草清香的雾气，穿过竹楼的竹笆缝隙，爽爽地飘到床头。我很惬意地醒来，看到昨夜还露着星星的屋顶，已经由于湿润而合拢了。傣族传统竹楼的屋顶多用草排编扎，茅草扎成薄薄的草排，晴



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

天收缩透风，遇水伸展合拢。可惜这种房子已经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已改用生硬的铝合金板材或石棉瓦了。

走出竹楼，忽地感到一阵茫然：整个傣寨，竟被一片星海托浮在黎明前的朦胧云雾中，虚实有无间莫辨天地，让人一下子摸不清自己置身何域。

急急奔下楼，原来是一地烛光！

我想，大约又有一个神圣的时间开始了。比我们起得早的傣家人，已在地上堆起上千座小小的沙塔，每座沙塔四周或燃烛，或点灯，灿然一片橙色的星海。

燃灯点烛，是礼佛功课之一。全民信仰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不妥，应为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堆沙塔、燃灯，原与“佛舍利放光雨花”的神变故事相关。如星的灯海，是佛性遍在的象征。而堆沙塔的用意是祈求吉利，祈求来世幸福。

忽有年轻的和尚骑着摩托车驶出村寨，橙色袈裟在雾中十分亮丽抢眼。我心想，宗教在这里确是很世俗化的。按傣族习俗，男孩成年以前都须到庙里当几年和尚，学傣文，读佛经，了解传统的文化和历史。只有当过和尚，才算是成熟的男子汉，才有资格谈恋爱和结婚。



傣家人在冬季为佛祖取暖的“燃白柴”仪式，将俗世的爱心，献给冥冥之灵。



传统文化的传习学校——上座部佛教寺庙

“黎明之城”(“景洪”一词的傣意)的黎明,常常被浓雾包裹着。唯一能穿透这浓雾的只有碓声。傣族做饭的米都是用谷子现舂现吃的,刚脱壳的米粒,新鲜莹润,清香扑鼻,难怪我一到傣家做客,一吃到这香米饭和带酸辣味的菜肴(而且多为采自山林的野菜),就胃口大开,饭量增至不好意思的程度(约三至五倍)。但我等野游之人,习惯上宁亏面子,不亏肚子,再说我们胃口大开,使女主人烹饪艺术和心情都进入最佳状态。

在基诺山,我跟随一伙说说笑

笑的基诺族姑娘和小伙子去转山。我很喜欢跟随他们去山上采集。小伙子带把刀,姑娘背个箩,说走就走,不像我们探险队要研究半天装备和给养之类问题。我看太阳辣,问:“不带水?”姑娘头布鲁舍道:“不用,山上多。”看她神态,像是去她家厨房一样。他们一路走一路采,有的采叶,有的取茎,有的掘根,有的掐尖,好似什么都能吃,唯独不见有水。才张口问,就有小伙子三下五下上了树,劈里叭啦扔下些长相奇怪的绿果子。布鲁舍一手接住一个,自己先咬一口,然后把大的



用会奏乐的长竿在地上戳个洞，点上谷种，就可以等着吃了。基诺族“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

一个扔给我：“色盖（酸扁果），尝尝！”学她样咬一口，偏酸。旁边的沙车看我皱眉撇嘴，就近折了一根像芋杆的东西，将皮撕了，露出水汪汪的茎：“不要吃姑娘的酸东西，尝尝阿格来。”我大胆咬了一截，味酸涩回甜，正解渴。

吃出甜头，便去翻姑娘的背箩。布鲁舍笑道：“这些现在吃不成。紫色的小果叫色毛，舂了作蘸水；长小花的叫革毛来给，煮吃；这叫恰拖阿帕，意思是酸叶，煮肉压腥；蒲公英喂猪；刺五加叶你中午才吃的，味道不错吧？刺嘴了吗？苦凉菜生吃，

煮吃、炒吃、舂了烧吃，都可以；野豌豆尖看去清秀，但煮不熟会闹（毒）人，让你肚疼；倒是这桑白达嗤，名难听，味不错，洗洗蘸辣椒酸水，生吃……”

“这菜名咋难听？我咋听不出来？”

“汉话叫狗屁菜！”姑娘们一齐译道，笑成一堆。

我顺手摘一片样子很好看的叶子，开玩笑问：“这又咋吃？”

“你真想吃？凉拌还是热炒？”布鲁舍意味深长地盯住我。

我有些心虚，吞吞吐吐。